

高士奇一生浮沈在宫廷宦海中，他写了十几种与康熙帝活动有关的所谓随扈著作。它们是《金鳌退食笔记》、《松亭行纪》、《扈从东巡日记》、《扈从西巡日记》、《塞北小钞》、《扈从纪程》，等等。这些著作勾画出高士奇作为宫廷学者的面貌。

《金鳌退食笔记》二卷是高士奇于康熙十六年赐第西安门内之后的七年中，“朝夕策马过金鳌玉蝀桥”，瞻望宫廷景物而联想历代兴亡，于是退食之余撰成一书，记述金元明以来（主要是明）禁城中宫阙池榭的沿革构造、遗闻佚文，并附录他所写的纪恩诗作。所记颇有可备掌故者，如记康熙二十二年于北海五龙亭前施放烟火的盛况是“星毯万道，火树千重，金轮宝焰，光辉夺目”；记北京冬季的冰上拖床说：“寒冬冰冻，以木作平板，下用二足，裹以铁条，一人在前引绳，可坐三四人，行冰如飞，名曰拖床”；又如记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来华和刘元（蓝）学艺事比《元史·工艺传》为详。

《松亭行纪》二卷是高士奇随康熙帝至东陵、温泉、喜峰口和外蒙古地方的行纪。松亭就是喜峰口。《行纪》所记起康熙二十年三月二十日启行，终五月初三日回京，逐日记录了所经山川阨塞、所见草木鸟兽，复益以旧籍文字，极便参考。上卷记薊县盘山风景、陵寝温泉，文字可读；下卷记会见蒙古各部，行围宴请等事，从中可见康熙帝恩威并用的手腕。至所附诗作多为承制颂德之笔，无足取。

《扈从东巡日记》是高士奇随康熙帝去东北向太祖、太宗陵墓祭告平定三藩功成的往返日记。始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决定东巡，至五月初四返京止。记清帝出巡的仪制、沿途的景物民情，也间及民生困苦，如记松花江边虞村旗丁“食甚鄙陋”、衣则“间有以大鱼皮为衣者”，而且还要承受“夏取珠、秋取蓂、冬取貂皮以给公家及王府之用”的负担，但全书主旨仍不外歌功颂德。卷末附录记松花江流域人民日用品、食

物及植物生长情况，均“考辨名实”，可备采证。

《扈从西巡日记》是高士奇随康熙帝游幸山西五台山的逐日记录。起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，终三月初七日，记沿途山川沿革形势、禽兽草木，并援引旧籍传说、前人诗文以证所见，尤详于五台诸山和禅寺。其中记河间郑州药王庙的市集景象是：“河淮以北，秦晋以东，各方商贾，辇运珍异菽粟之属，入城为市，妙妓杂乐，无不毕陈，……幙帘遍野，声乐震天。每日搭盖蓬厂，尺寸地非数千钱不能得。”足见当时市集之繁盛。卷末附诗二十四首，借沿途风光以颂功德，誌恩遇。

《塞北小钞》是高士奇随康熙帝出塞的行程日记，始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离京北行，止于二十三日高士奇患痢疾奉命返京。高士奇病愈后即整理日记，加以考索，“记录其山川阨塞，道里风俗”，“及其蒙被恩礼及与上所问答者”。其问答有一则说：“上曰：‘朕闻南人殊不畏暑’。臣士奇曰：‘南人从来畏暑，故有吴牛见月而喘之语。’上大笑。”高士奇还将此事入诗。这一问答正足见高士奇之所以便佞得宠。

《扈从纪程》是高士奇随康熙帝为噶尔丹叛乱亲赴西北的行纪。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出居庸关西行，终五月间平定噶尔丹后返京。记沿途里程、城堡、阨塞，考其沿革，记其景物出产，并及个人承受恩宠等事。

这些著作虽有一些参证作用，但其主要目的是为记录宫廷和康熙帝的活动。它们既迎合统治者的心理，又为高士奇编织了一顶宫廷学者的桂冠。

《天禄识馀》二卷（康熙本四卷，四库著录二卷）是高士奇利用翻读宫廷藏书之便，割录偶得而成。它的主要内容是考证、释词、俗语语源、事物原始和论史诸方面，看来比前几种宫廷诸作见功力，可以算得上有点学术味道；但却不为学者所首肯。乾嘉学者杭世骏的《道古堂文集》卷二十七有一